

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令老死已久其費錢
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為官族清修
好道今方以材選為令於杞于君名道顯
守中皆與希聲同為門人云
甘水山源錄卷之九

甘水山源錄卷之十

真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修建開陽觀碑

翰林張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
燕京長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為介玄衣白
簡晨躋於門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
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
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聲聞
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駸遠
奄以歿惟小子責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
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闕者惟先生蓋嘗侍
翰林必世之名善為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
幸寵之珍文刻諸玄石以為不朽之傳僕亦
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
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濼州馬城縣之靈
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
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
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
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

以非意暗相加者不為之辯及知其巖之可
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
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謂滴水洞
也惠州神山縣官屬者德尚其志操跡遊至
境遂起太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
復雲水於興平之間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
行省恭謀國家如景州牧王仲温倅陳致潤
州牧李濟暨諸僚佐檢聞道價願得以親炙
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隄地南北二十
東西三里為寺左龍岡右泥河前抵鐵山後
連鵬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
伐木陶甍礱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
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
於西香積於東葦飛祭然方壺賓館靜密得
宜蔬圃翼張果林園列紫戶為雲秀陰蔽日
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
雖居徒數百指其饑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攬
拂適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遠趨
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為德固仁明
剛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

也剝之六五為比則五陰方進為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上九為德則太剛欲折為侯則炎將焚此非逼於盈乎有以全剛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為春於德為生於氣為和於數為中

前已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剛不至絕中有以髮鬚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冲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義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為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樽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為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困而崇為之放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莫不輟銘曰開戶曰乾如陽之開粹宇之命胡為來哉通

玄卜築實肖其德長春合之珠琳一色於戲通玄全為飛仙彼居之安無恃吾前陽不可亢亢則凶極委靡循循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或承之畫中乾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數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 沈 甫 宋 子 貞 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剝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樓檜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為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謂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國朝啓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

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間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慶真人李志柔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尋購地其傍廣以為觀因得今額纔構一室以為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囑之於弟志雅暨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

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齋館之廚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廡庫級覺綵繪罔有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疎沉沉焉洞洞焉真高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園以資道衆其為屋凡四十間為像凡二十一軀為地合六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雅遂蛻去餘皆志久為之庚申之夏余自單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書

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同塵落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營事開玄真人李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及學成行尊而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至早歲得鍊

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間絕跡人間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秘鎖迎刃而解其後傳道四方遊無定所及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

朝命得今真人之號并黃金冠服陶鑄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享一邑自為方所

者若官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真為指南志久踞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閉雅為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賜號通真大師及今誠明真人張公嗣掌道教又

今綱紀順德殆磁威四州之衆其為人蓋可知銘曰

乾坤肇判雞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化育萬有初無功混混落落始復終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昧通函關鬱鬱紫炁充兩篇

道德開言警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淨掃浮雲還太空天皇下降開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旃幪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筐舊走媪翁自今以如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華 天 五 真 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時以泔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頂末扣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潛道其名德光其宇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毓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可隱縣市為劉尹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之地孰踰於此歟趙聞而施其地乃與清虛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

至於賓客棲止廚藏鹿園之所莫不畢具天與之亂掃然矣曰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麓斑斑然鐘聲鏘鏘然簪裾濟濟然而向之瓦礫荆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白侯王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藥如是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為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之秋而增繳已施陷窳步說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密涵養勤恪之為常達推移擴充之為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然則敢

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壬子正月戊戌日記

淵靜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恒山為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代相承真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厥土衍沃崇崗限其陰礪水絡之淙淙然東南流可以湘濯灌漑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殊愜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是乎一山之勝槩盡為淵靜凡閣之供矣初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杜纓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為哉所憐者聖真無象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處大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璋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輪幣入粟者道路不絕乃庀工董役火西流而載旬三浹而成其用

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于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苞危墉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庠不修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象有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為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發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為功其任責在後人爾今師已矣為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規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

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嘗住持葛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暨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略而不書癸丑二月二十有二日記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威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難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與焉崑之神清觀通玄大師雲陽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則五臺滹水在其東崑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涯陽武前高北有鴈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廚廡廡之屬飾之以金碧樹之以松槐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崑人崇奉之日久矣始塗陽王朴與州長閭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遶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和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適終南道由忻崑

之間雲陽子偕者宿官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親歸於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未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應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蔡清真接燕請真人西行政葬重陽師

祖於劉蔣間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廢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替鴛幸集歲屢熟而人安且和及此闕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跡之泯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抱真大師張德方為介來乞文勤甚粹蓋嘗察雲陽子為人矣心淳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者舊咸推其為有道之士茲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為己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闔鎮與其一時者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窮也然神清之為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

及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暇為也聞其歸時嗚抱真者辭意懇切故為之書其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欲問其詳不可復得他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宮宇覽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成之心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今常元亨為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模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率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闕寂槍柏森森竹木叢蔚而又沂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穿東不得逞迴折而流湯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

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愜然眷戀而不忍去周行徧歷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諸主觀因得常今所為文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為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石既礪矣文既成矣何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悅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為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唐表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為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已修具之地焉若

為萬民祈福之官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樽甕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死然如生同學子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龜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

為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因辨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靜無為為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為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杆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為浮誇侈靡者哉況因夫人之所欲為而為之非能

力使強歛烏得以是而訛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因授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有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尚書

己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

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隸琴書科則有真人冲和潘公焉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託跡四方道侶之來歸依者不啻千數官中為之嗔咽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壬辰歲廣陽坊居民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真道宮也遂捐資以質之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丈客寮靡

不有所亦門人韓邦尹劉諸人善繼其志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為長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蔬圃以供歲計植花木為遊觀之所觀成之日實城西南之冠求額於清和真人故以

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願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額之意為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人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為輕世位而不居奇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靜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靜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顏四時花木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聲遠人之至也猶若脫塵羈迷世網其心故焉而有忘其歸者況家於其中也哉彼戀功名嗜富貴繫內疚以泊心志圖外觀以維車服而疲億精神於車塵馬足間視清逸者為何

如作者謂然嘆曰清和之言旨哉請以是說書之石用告來者於是乎書公諱德冲字仲和淄州齊東人方在娠母夢祥雲覆其體姓十九月乃生七歲猶不言忽有一道者過其門而弓焉即從傍與語家人遂驚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讀書日誦十餘言將娶婦遂潛往棲霞濱都觀請謁長春師過濰陽玉清宮清和尹公為紹介焉初號冲和後領河東道教事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賜號玄都廣道冲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鐘祥雲覆母身乃降道氣大受超凡庸神仙官府聊相從儻然遠引追喬松石壇月高曉露灑滿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筆銘新宮

增修華清宮記

九十五
參和政事陝西四川等路行中書省事南楚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廡間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遠

沼雖不迨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墜及劫秦為兵衝焚毀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為蕪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廊大為駭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為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為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壇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升聖藻繪燦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官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自洛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遂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為事乃命其徒剪榛棘甃柱礎陶甃甍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忻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四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僅見倫敘事未竟不幸先師捐館命弟子張志靜

主之無何張亦厭世志古等才謏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脇不沾席食不甘味飢寒疾苦不以累其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微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勳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促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為最開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堯巨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搖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況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館以待賓傳警易葺以備傳客飢者食之寒者隩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嗚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默而不傳也聊推次營造之始末俾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時中統二年九月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 熊李治仁卿撰

山車垂鈞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野鹿同歸自然物與无妄夫何為乎雖接子之或使亦季真之莫為已世既下衰道術幅裂一真內潰萬偽賊賊猖狂恣睢謾調侷備劇詐所鄂太素於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遠古之宅則日填月積積習生常氓之蚩蚩將為異物天可倚杵初不待千歲之遠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冲虛之救而七真繼踵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一也自重陽始祖開真鑿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風於我國朝發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倖肉之餘齒凍餒之殘喘狂狴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骸膏枯已痛俾人蒙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

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勅蕙之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沒沒況傳贊精確仙語琅琅耶諸君叙列曲折備盡然走復贊談其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蕩變化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走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叩舌人涉叩舌叩須我友稽首誠明母曰子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三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戶為公道介紹抵長春奉玄纁致書邀真人洞真老以裕式其國人既可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逆僕聞洞真寧海人自詔亂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閑不一遊其苦節厲志行筆鮮儼潔行仁聲遠近著聞正大間被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宮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

長春宮諸者宿莫不懸懸于懷後聞嚴行堂護歸東平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鄙人瞻其容止如觀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為之怨驚松菊為之寂寞衆設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欲有以力挽而俾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帝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其餘者德不可舉舉比較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為有餘矣又況白雲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為使君侯漕臺輩身先奉養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住無心安能規規語汝誨汝憇憇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事規規其間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也何獨白雲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為私

弔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為茲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館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霄行長官執其御富貴不取驕熏鍊竊思預誰謂霧豹隱忽與雲鴻蒼祖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遠煙柳望長亭茫茫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乘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吳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依依慣聞玄鶴幽庭喚忽作仙鳧獨自飛荒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翊馮志亨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現天上孤雲到處飛蕙帳夜寒添鶴

怨祖庭春暖待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冷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遠天快空垂燕帝謝淹留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過仙宮詩序

太原 產舟道人 李鼎撰

雄雞一鳴六合出其昏闇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天下之事有廣大至於充塞霄壤而感發之機初或起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我重陽祖師之道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衆所同見者而觀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立劉譚馬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官觀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顯圓趾方號物之靈者苟能撤胃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在大光

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遇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于為序予乃為之說曰水之為物自兩儀真位之始人非水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利於世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不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講也謂水之神耶會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醫若之何不神予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遇此可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之大也如曰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之謂歟中統辛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 參知政事 尚擬撰

子房志士秦曾進橋下屨佐漢開鴻基屹然
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
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闕安矯

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
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于今終南下
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巾車
儻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
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樞上

樓閣崢嶸甘水濱重陽曾此過天真瓊漿一
滌迷雲散醉眼初開道日新遠別西秦夢玉
趾徑歸東海釣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
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 孟 華 上

道源將啓寓真筌會際因緣宜偶然雲本無
心閑出岫珠由罔象得成玄二仙秘訣歸親
授一飲神機已默傳唯有善淵流派速紛紛
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 學教授 李庭上

湛湛溪流漬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
液逡巡就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
路乾坤惟有劫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曾為
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 王博文上

才出山根可濫觴派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
樹七株秀後長金蓮萬朵芳勾漏莫誇丹井
味南陽休記菊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
清冷正脈嘗

官校 樞密院 參議 陳遂上

蒼髯如戟眼如冰凜凜半標漢歲星應是老
仙元有分更遭羽客解通靈一瓢神藥開玄
境萬古中原拜祖庭聞道劫餘糜爛者多因
此水救來醒

翰林五學士 中順大夫 王利用上

外全乎人內全手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海
蟾一照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筌人勿
自棄甘河有泉

洛陽 華 沂 上

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
下泮泮水正派元來有指南

派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過中州反涇合
渭東歸海要向蓬萊頂上流
未遇仙真可奈何易牙有口謾蹉跎操瓢試
向橋邊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五學士 知制誥 姚燧上

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
翁酌飲人一唾世上無醪醴是何濡軌不成
川北流赴渭朝宗然東海相絕幾千里餘波
開七黃金蓮河之源委人不見味更幽眇人
豈辨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杯須一吮

嘉議大夫 安西路總管府 尹李頌上

大道茫茫隔幾塵世途何處問迷津自從一
飲天瓢水回首西風已悟真

魏叟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遇壺公爭如一
滴甘河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 同知 王贊上

玄元遺教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
冥還有本至人遺遺豈無緣堪嗟漢武空巡

海可笑玉喬浪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瓢
甘水是其筌

安西路臨晉府判官冠 元德上

布衣落託酒錢羅曾遇仙翁倒玉壺鉛汞自
蒙傳秘訣聖凡從此頓殊途消冰作水元非
異點鐵成金信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
擾擾嘆吾徒

安西玉府院書劉汾題

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半骨變四海
玄風起東有丹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
氣佐命猶壁壘大教開全真向慕風草靡全
具有真樂將相安足擬鬱鬱三神官分據如
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憶昔臨河堤
倩映石齒齒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後派
更雄傑仰慙天樂子

長安客奇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綠一
酌單瓢水誰解千年五祖功金闕儼遺秦句
月石壇高起漢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
騷鸞會故宮

重陽師祖遇純陽秘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
株琪樹秀世間萬朵玉蓮芳天人混合同三
昧薪火圓融共一光濛濛甘河東未已了知
源遠派流長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華上

萬壘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宮三山飛
劍人歸後四海全真道化洪夢斷鶴鳴丹井
露醴餘糖舞石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盡出
甘泉灌溉功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
圖陰付授玄元神鼎重扶持陶君設訝遷都
水扁鵲虛勞飲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
弘衍遍華夷

前諸路道教提舉衛敷炎上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
古傷分裂天挺重陽出大全甘水降神冥海
外至人相契未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
黃金萬朵蓮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誠上

後序

門人走安張好古撰

紀錄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
事或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
人自養浩祖庭典教秦蜀應事接物之暇每
以著述為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
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
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為耦金石之所載莫
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
罕得而徧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
所修之文親手抄錄若道行若官觀其為碑
記傳贊凡九十餘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
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哀為一編目之曰
甘水仙源錄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
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作亦猶道學諸公
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
銀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忝任校讎之責自夏
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
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
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

觀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固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戶庭而玄元之心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緝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頌序全註 一

神 奉 然 然 子 著

夫源清流靜湊法海之波澄蒂固根深抱純陽之炁運盈虛消息六合周流原天地睽兆之由探陰陽樞機之要夫人者委形於天地惟清靜自然之歸混炁於陰陽具變通真常之化清者撓之而不濁靜者安之而不動天得一清地得一寧人得一靈者一神也若是靈源湛徹聖道流通寂然不動應化無方感而遂通生成何已天地有斯常性清靜無餘男女無此常心昏迷有屬孰能濁以上靜之徐清而已及矣故我太上垂大慈悲演常清靜設教導俗輔正扶宗務化民以歸根使舍真而抱一體洽玄元煉神合道羽化飛仙不為乖謬庶幾信受者體樞法要皆可相應人莫非清靜以為天下正乃至千真萬聖咸不出於此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頌註

五太初為先虛無道自然混元權祖正妙體契宋玄演教明无上知常假喻詮因斯清靜德闡化立經篇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大道隱乎形真精混窈冥二儀分始兆一氣運無停覆載誠難測生成育底寧陶甄能匠物蠢動盡含靈

大道无情運行日月

日月運虛空明明甚至公得天能久照麗物可咸通有質蒙光煦无情混象融陰陽常體道不息太无中

大道无名長養萬物

妙道實難名包含萬物生運時充地脉任信稟天清吹煦真消息冲和大化成圓通歸一體高下坦然平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无相杳无蹤難名混沌中未萌天地日安得兩雲風塵破胚脾兆衝開物象蒙因斯分造化權立道无窮